紅樓夢/第119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一一九回　中鄉魁寶玉卻塵緣　沐皇恩賈家延世澤

話說鶯兒見寶玉說話摸不著頭腦，正自要走，只聽寶玉又說道：“傻丫頭，我告訴你罷。你姑娘既是有造化的，你跟著他自然也是有造化的了。你襲人姐姐是靠不住的。只要往後你盡心伏侍他就是了。日後或有好處，也不枉你跟著他熬了一場。”鶯兒聽了前頭象話，後頭說的又有些不象了，便道：“我知道了。姑娘還等我呢。二爺要吃果子時，打發小丫頭叫我就是了。”寶玉點頭，鶯兒纔去了。一時寶釵襲人回來，各自房中去了。不題。

且說過了幾天便是場期，別人只知盼望他爺兒兩個作了好文章便可以高中的了，只有寶釵見寶玉的功課雖好，只是那有意無意之間，卻別有一种冷靜的光景。知他要進場了，頭一件，叔侄兩個都是初次赴考，恐人馬擁擠有什麼失閃，第二件，寶玉自和尚去後總不出門，雖然見他用功喜歡，只是改的太速太好了，反倒有些信不及，只怕又有什麼變故。所以進場的頭一天，一面派了襲人帶了小丫頭們同著素雲等給他爺兒兩個收拾妥當，自己又都過了目，好好的擱起預備著，一面過來同李紈回了王夫人，揀家里的老成管事的多派了幾個，只說怕人馬擁擠碰了。

次日寶玉賈蘭換了半新不舊的衣服，欣然過來見了王夫人。王夫人囑咐道：“你們爺兒兩個都是初次下場，但是你們活了這麼大，并不曾離開我一天。就是不在我眼前，也是丫鬟媳婦們圍著，何曾自己孤身睡過一夜。今日各自進去，孤孤凄凄，舉目無親，須要自己保重。早些作完了文章出來，找著家人早些回來，也叫你母親媳婦們放心。”王夫人說著不免傷心起來。賈蘭聽一句答應一句。只見寶玉一聲不哼，待王夫人說完了，走過來給王夫人跪下，滿眼流淚，磕了三個頭，說道：“母親生我一世，我也無可答報，只有這一入場用心作了文章，好好的中個舉人出來。那時太太喜歡喜歡，便是兒子一輩的事也完了，一輩子的不好也都遮過去了。”王夫人聽了，更覺傷心起來，便道：“你

有這個心自然是好的，可惜你老太太不能見你的面了！”一面說，一面拉他起來。那寶玉只管跪著不肯起來，便說道：“老太太見與不見，總是知道的，喜歡的，既能知道了，喜歡了，便不見也和見了的一樣。只不過隔了形質，并非隔了神氣啊。”李紈見王夫人和他如此，一則怕勾起寶玉的病來，二則也覺得光景不大吉祥，連忙過來說道：“太太，這是大喜的事，為什麼這樣傷心？況且寶兄弟近來很知好歹，很孝順，又肯用功，只要帶了侄兒進去好好的作文章，早早的回來，寫出來請咱們的世交老先生們看了，等著爺兒兩個都報了喜就完了。”一面叫人攙起寶玉來。寶玉卻轉過身來給李紈作了個揖，說：“嫂子放心。我們爺兒兩個都是必中的。日後蘭哥還有大出息，大嫂子還要帶鳳冠穿霞帔呢。”李紈笑道：“但願應了叔叔的話，也不枉——”說到這里，恐怕又惹起王夫人的傷心來，連忙咽住了。寶玉笑道：“只要有了個好兒子能夠接續祖基，就是大哥哥不能見，也算他的後事完了。”李紈見天氣不早了，也不肯盡著和他說話，只好點點頭兒。此時寶釵聽得早已呆了，這些話不但寶玉，便是王夫人李紈所說，句句都是不祥之兆，卻又不敢認真，只得忍淚無言。寶玉走到跟前，深深的作了一個揖。眾人見他行事古怪，也摸不著是怎麼樣，又不敢笑他。只見寶釵的眼淚直流下來。眾人更是納罕。又聽寶玉說道：“姐姐，我要走了，你好生跟著太太聽我的喜信兒罷。”寶釵道：“是時候了，你不必說這些嘮叨話了。”寶玉道：“你倒催的我緊，我自己也知道該走了。”回頭見眾人都在這里，只沒惜春紫鵑，便說道：“四妹妹和紫鵑姐姐跟前替我說一句罷，橫豎是再見就完了。”眾人見他的話又象有理，又象瘋話。大家只說他從沒出過門，都是太太的一套話招出來的，不如早早催他去了就完了事了，便說道：“外面有人等你呢，你再鬧就誤了時辰了。”寶玉仰面大笑道：“走了，走了！不用胡鬧了，完了事了！”眾人也都笑道：“快走罷。”獨有王夫人和寶釵娘兒兩個倒象生離死別的一般，那眼淚也不知從那里來的，直流下來，幾乎失聲哭出。但見寶玉嘻天哈地，大有瘋傻之狀，遂從此出門走了。正是：

走求名利無雙地，打出樊籠第一關。

不言寶玉賈蘭出門赴考。且說賈環見他們考去，自己又氣又恨，便自大為王說：“我可要給母親報仇了。家里一個男人沒有，上頭大太太依了我，還怕誰！”想定了主意，跑到邢夫人那邊請了安，說了些奉承的話。那邢夫人自然喜歡，便說道：“你這纔是明理的孩子呢。象那巧姐兒的事，原該我做主的，你璉二哥糊涂，放著親奶奶，倒托別人去！”賈環道：“人家那頭兒也說了，只認得這一門子。現在定了，還要備一分大禮來送太太呢。如今太太有了這樣的藩王孫女婿兒，還怕大老爺沒大官做么！不是我說自己的太太，他們有了元妃姐姐，便欺壓的人難受。將來巧姐兒別也是這樣沒良心，等我去問問

他。”邢夫人道：“你也該告訴他，他纔知道你的好處。只怕他父親在家也找不出這麼門子好親事來！但只平兒那個糊涂東西，他倒說這件事不好，說是你太太也不願意。想來恐怕我們得了意。若遲了你二哥回來，又聽人家的話，就辦不成了。”賈環道：“那邊都定了，只等太太出了八字。王府的規矩，三天就要來娶的。但是一件，只怕太太不願意，那邊說是不該娶犯官的孫女，只好悄悄的抬了去，等大老爺免了罪做了官，再大家熱鬧起來。”邢夫人道：“這有什麼不願意，也是禮上應該的。”賈環道：“既這麼著，這帖子太太出了就是了。”邢夫人道：“這孩子又糊涂了，里頭都是女人，你叫芸哥兒寫了一個就是了。”賈環聽說，喜歡的了不得，連忙答應了出來，赶著和賈芸說了，邀著王仁到那外藩公館立文書兌銀子去了。

那知剛纔所說的話，早被跟邢夫人的丫頭聽見。那丫頭是求了平兒纔挑上的，便抽空兒赶到平兒那里，一五一十的都告訴了。平兒早知此事不好，已和巧姐細細的說明。巧姐哭了一夜，必要等他父親回來作主，大太太的話不能遵。今兒又聽見這話，便大哭起來，要和太太講去。平兒急忙攔住道：“姑娘且慢著。大太太是你的親祖母，他說二爺不在家，大太太做得主的，況且還有舅舅做保山。他們都是一氣，姑娘一個人那里說得過呢。我到底是下人，說不上話去。如今只可想法兒，斷不可冒失的。”邢夫人那邊的丫頭道：“你們快快的想主意，不然可就要抬走了。”說著，各自去了。平兒回過頭來見巧姐哭作一團，連忙扶著道：“姑娘，哭是不中用的，如今是二爺夠不著，聽見他們的話頭——”這句話還沒說完，只見邢夫人那邊打發人來告訴：“姑娘大喜的事來了。叫平兒將姑娘所有應用的東西料理出來。若是賠送呢，原說明了等二爺回來再辦。”平兒只得答應了。

回來又見王夫人過來，巧姐兒一把抱住，哭得倒在怀里。王夫人也哭道：“妞兒不用著急，我為你吃了大太太好些話，看來是扭不過來的。我們只好應著緩下去，即刻差個家人赶到你父親那里去告訴。”平兒道：“太太還不知道么？早起三爺在大太太跟前說了，什麼外藩規矩三日就要過去的。如今大太太已叫芸哥兒寫了名字年庚去了，還等得二爺么？”王夫人聽說是“三爺”，便氣得說不出話來，呆了半天，一疊聲叫人找賈環。找了半日，人回：“今早同薔哥兒王舅爺出去了。”王夫人問：“芸哥呢？”眾人回說不知道。巧姐屋內人人瞪眼，一無方法。王夫人也難和邢夫人爭論，只有大家抱頭大哭。

有個婆子進來，回說：“後門上的人說，那個劉姥姥又來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咱們家遭著這樣事，那有工夫接待人。不拘怎麼回了他去罷。”平兒道：“太太該叫他進來，他是姐兒的乾媽，也得告訴告訴他。”王夫人不言語，那婆子便帶了劉姥姥進來。各人見

了問好。劉姥姥見眾人的眼圈兒都是紅的，也摸不著頭腦，遲了一會子，便問道：“怎麼了？太太姑娘們必是想二姑奶奶了。”巧姐兒聽見提起他母親，越發大哭起來。平兒道：“姥姥別說閒話，你既是姑娘的乾媽，也該知道的。”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了。把個劉姥姥也唬怔了，等了半天，忽然笑道：“你這樣一個伶俐姑娘，沒聽見過鼓兒詞么，這上頭的方法多著呢。這有什麼難的。”平兒赶忙問道：“姥姥你有什麼法兒快說罷。”劉姥姥道：“這有什麼難的呢，一個人也不叫他們知道，扔崩一走，就完了事了。”平兒道：“這可是混說了。我們這樣人家的人，走到那里去！”劉姥姥道：“只怕你們不走，你們要走，就到我屯里去。我就把姑娘藏起來，即刻叫我女婿弄了人，叫姑娘親筆寫個字兒，赶到姑老爺那里，少不得他就來了。可不好么？”平兒道：“大太太知道呢？”劉姥姥道：“我來他們知道么？”平兒道：“大太太住在後頭，他待人刻薄，有什麼信沒有送給他的。你若前門走來就知道了，如今是後門來的，不妨事。”劉姥姥道：“咱們說定了幾時，我叫女婿打了車來接了去。”平兒道：“這還等得幾時呢，你坐著罷。”急忙進去，將劉姥姥的話避了旁人告訴了。王夫人想了半天不妥當。平兒道：“只有這樣。為的是太太纔敢說明，太太就裝不知道，回來倒問大太太。我們那里就有人去，想二爺回來也快。”王夫人不言語，歎了一口氣。巧姐兒聽見，便和王夫人道：“只求太太救我，橫豎父親回來只有感激的。”平兒道：“不用說了，太太回去罷。回來只要太太派人看屋子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掩密些。你們兩個人的衣服舖蓋是要的。”平兒道：“要快走了纔中用呢，若是他們定了，回來就有了饑荒了。”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，便道：“是了，你們快辦去罷，有我呢。”于是王夫人回去，倒過去找邢夫人說閒話兒，把邢夫人先絆住了。平兒這里便遣人料理去了，囑咐道：“倒別避人，有人進來看見，就說是大太太吩咐的，要一輛車子送劉姥姥去。”這里又買囑了看後門的人雇了車來。平兒便將巧姐裝做青兒模樣，急急的去了。後來平兒只當送人，眼錯不見，也跨上車去了。原來近日賈府後門雖開，只有一兩個人看著，餘外雖有幾個家下人，因房大人少，空落落的，誰能照應。且邢夫人又是個不怜下人的，眾人明知此事不好，又都感念平兒的好處，所以通同一氣放走了巧姐。邢夫人還自和王夫人說話，那里理會。只有王夫人甚不放心，說了一回話，悄悄的走到寶釵那里坐下，心里還是惦記著。寶釵見王夫人神色恍惚，便問：“太太的心里有什麼事？”王夫人將這事背地里和寶釵說了。寶釵道：“險得很！如今得快快兒的叫芸哥兒止住那里纔妥當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我找不著環兒呢。”寶釵道：“太太總要裝作不知，等我想個人去叫大太太知道纔好。”王夫人點頭，一任寶釵想人。暫且不言。

且說外藩原是要買幾個使喚的女人，据媒人一面之辭，所以派人相看。相看的人回去稟明了藩王。藩王問起人家，眾人不敢隱瞞，只得實說。那外藩聽了，知是世代勳戚，便

說：“了不得！這是有干例禁的，幾乎誤了大事！況我朝覲已過，便要擇日起程，倘有人來再說，快快打發出去。”這日恰好賈芸王仁等遞送年庚，只見府門里頭的人便說：“奉王爺的命，再敢拿賈府的人來冒充民女者，要拿住究治的。如今太平時候，誰敢這樣大膽！”這一嚷，唬得王仁等抱頭鼠竄的出來，埋怨那說事的人，大家掃興而散。

賈環在家候信，又聞王夫人傳喚，急得煩燥起來。見賈芸一人回來，赶著問道：“定了么？”賈芸慌忙跺足道：“了不得，了不得！不知誰露了風了！”還把吃虧的話說了一遍。賈環氣得發怔說：“我早起在大太太跟前說的這樣好，如今怎麼樣處呢？這都是你們眾人坑了我了！”正沒主意，聽見里頭亂嚷，叫著賈環等的名字說：“大太太二太太叫呢。”兩個人只得蹭進去。只見王夫人怒容滿面說：“你們幹的好事！如今逼死了巧姐和平兒了，快快的給我找還尸首來完事！”兩個人跪下。賈環不敢言語，賈芸低頭說道：“孫子不敢幹什麼，為的是邢舅太爺和王舅爺說給巧妹妹作媒，我們纔回太太們的。大太太願意，纔叫孫子寫帖兒去的。人家還不要呢。怎麼我們逼死了妹妹呢！”王夫人道：“環兒在大太太那里說的，三日內便要抬了走。說親作媒有這樣的么！我也不問你們，快把巧姐兒還了我們，等老爺回來再說。”邢夫人如今也是一句話兒說不出了，只有落淚。王夫人便罵賈環說：“趙姨娘這樣混帳的東西，留的种子也是這混帳的！”說著，叫丫頭扶了回到自己房中。

那賈環賈芸邢夫人三個人互相埋怨，說道：“如今且不用埋怨，想來死是不死的，必是平兒帶了他到那什麼親戚家躲著去了。”邢夫人叫了前後的門人來罵著，問巧姐兒和平兒知道那里去了。豈知下人一口同音說是：“大太太不必問我們，問當家的爺們就知道了。在大太太也不用鬧，等我們太太問起來我們有話說。要打大家打，要發大家都發。自從璉二爺出了門，外頭鬧的還了得！我們的月錢月米是不給了，賭錢喝酒鬧小旦，還接了外頭的媳婦兒到宅里來。這不是爺嗎。”說得賈芸等頓口無言。王夫人那邊又打發人來催說：“叫爺們快找來。”那賈環等急得恨無地縫可鑽，又不敢盤問巧姐那邊的人。明知眾人深恨，是必藏起來了。但是這句話怎敢在王夫人面前說。只得各處親戚家打聽，毫無蹤跡。里頭一個邢夫人，外頭環兒等，這幾天鬧的晝夜不宁。

看看到了出場日期，王夫人只盼著寶玉、賈蘭回來。等到晌午，不見回來，王夫人李紈寶釵著忙，打發人去到下處打聽。去了一起，又無消息，連去的人也不來了。回來又打發一起人去，又不見回來。三個人心里如熱油熬煎，等到傍晚有人進來，見是賈蘭。眾人喜歡問道：“寶二叔呢？”賈蘭也不及請安，便哭道：“二叔丢了。”王夫人聽了這話便怔了，半天也不言語，便直挺挺的躺倒床上。虧得彩雲等在後面扶著，下死的叫醒

轉來哭著。見寶釵也是白瞪兩眼。襲人等已哭得淚人一般，只有哭著罵賈蘭道：“糊涂東西，你同二叔在一處，怎麼他就丟了？”賈蘭道：“我和二叔在下處，是一處吃一處睡。進了場，相離也不遠，刻刻在一處的。今兒一早，二叔的卷子早完了，還等我呢。我們兩個人一起去交了卷子，一同出來，在龍門口一擠，回頭就不見了。我們家接場的人都問我，李貴還說看見的，相離不過數步，怎麼一擠就不見了。現叫李貴等分頭的找去，我也帶了人各處號里都找遍了，沒有，我所以這時候纔回來。”王夫人是哭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寶釵心里已知八九，襲人痛哭不已。賈薔等不等吩咐，也是分頭而去。可怜榮府的人個個死多活少，空備了接場的酒飯。賈蘭也忘卻了辛苦，還要自己找去。倒是王夫人攔住道：“我的兒，你叔叔丟了，還禁得再丟了你么。好孩子，你歇歇去罷。”賈蘭那里肯走。尤氏等苦勸不止。眾人中只有惜春心里卻明白了，只不好說出來，便問寶釵道：“二哥哥帶了玉去了沒有？”寶釵道：“這是隨身的東西，怎麼不帶！”惜春聽了便不言語。襲人想起那日搶玉的事來，也是料著那和尚作怪，柔腸幾斷，珠淚交流，嗚嗚咽咽哭個不住。追想當年寶玉相待的情分，有時慪他，他便惱了，也有一种令人回心的好處，那溫存体貼是不用說了。若慪急了他，便賭誓說做和尚。那知道今日卻應了這句話！看看那天已覺是四更天氣，并沒有個信兒。李紈又怕王夫人苦坏了，极力的勸著回房。眾人都跟著伺候，只有邢夫人回去。賈環躲著不敢出來。王夫人叫賈蘭去了，一夜無眠。次日天明，雖有家人回來，都說沒有一處不尋到，實在沒有影兒。于是薛姨媽、薛蝌、史湘雲、寶琴、李嬸等，連二連三的過來請安問信。

如此一連數日，王夫人哭得飲食不進，命在垂危。忽有家人回道：“海疆來了一人，口稱統制大人那里來的，說我們家的三姑奶奶明日到京了。”王夫人聽說探春回京，雖不能解寶玉之愁，那個心略放了些。到了明日，果然探春回來。眾人遠遠接著，見探春出跳得比先前更好了，服采鮮明。見了王夫人形容枯槁，眾人眼腫腮紅，便也大哭起來，哭了一會，然後行禮。看見惜春道姑打扮，心里很不舒服。又聽見寶玉心迷走失，家中多少不順的事，大家又哭起來。還虧得探春能言，見解亦高，把話來慢慢兒的勸解了好些時，王夫人等略覺好些。再明兒，三姑爺也來了。知有這樣的事，探春住下勸解。跟探春的丫頭老婆也與眾姐妹們相聚，各訴別後的事。從此上上下下的人，竟是無晝無夜專等寶玉的信。

那一夜五更多天，外頭幾個家人進來到二門口報喜。幾個小丫頭亂跑進來，也不及告訴大丫頭了，進了屋子便說：“太太奶奶們大喜。”王夫人打諒寶玉找著了，便喜歡的站起身來說：“在那里找著的，快叫他進來。”那人道：“中了第七名舉人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寶玉呢？”家人不言語，王夫人仍舊坐下。探春便問：“第七名中的是誰？”家人回

說“是寶二爺。”正說著，外頭又嚷道：“蘭哥兒中了。”那家人赶忙出去接了報單回稟，見賈蘭中了一百三十名。李紈心下喜歡，因王夫人不見了寶玉，不敢喜形于色。王夫人見賈蘭中了，心下也是喜歡，只想：“若是寶玉一回來，咱們這些人不知怎樣樂呢！”獨有寶釵心下悲苦，又不好掉淚。眾人道喜，說是“寶玉既有中的命，自然再不會丟的。況天下那有迷失了的舉人。”王夫人等想來不錯，略有笑容。眾人便趁勢勸王夫人等多進了些飲食。只見三門外頭焙茗亂嚷說：“我們二爺中了舉人，是丟不了的了。”眾人問道：“怎見得呢？”焙茗道：“‘一舉成名天下聞’，如今二爺走到那里，那里就知道的。誰敢不送來！”里頭的眾人都說：“這小子雖是沒規矩，這句話是不錯的。”惜春道：“這樣大人了，那里有走失的。只怕他勘破世情，入了空門，這就難找著他了。”這句話又招得王夫人等又大哭起來。李紈道：“古來成佛作祖成神仙的，果然把爵位富貴都拋了也多得很。”王夫人哭道：“他若拋了父母，這就是不孝，怎能成佛作祖。”探春道：“大凡一個人不可有奇處。二哥哥生來帶塊玉來，都道是好事，這麼說起來，都是有了這塊玉的不好。若是再有幾天不見，我不是叫太太生氣，就有些原故了，只好譬如沒有生這位哥哥罷了。果然有來頭成了正果，也是太太幾輩子的修積。”寶釵聽了不言語，襲人那里忍得住，心里一疼，頭上一暈便栽倒了。王夫人見了可怜，命人扶他回去。賈環見哥哥侄兒中了，又為巧姐的事大不好意思，只報怨薔芸兩個，知道探春回來，此事不肯干休，又不敢躲開，這幾天竟是如在荊棘之中。

明日賈蘭只得先去謝恩，知道甄寶玉也中了，大家序了同年。提起賈寶玉心迷走失，甄寶玉歎息勸慰。知貢舉的將考中的卷子奏聞，皇上一一的披閱，看取中的文章俱是平正通達的。見第七名賈寶玉是金陵籍貫，第一百三十名又是金陵賈蘭，皇上傳旨詢問，兩個姓賈的是金陵人氏，是否賈妃一族。大臣領命出來，傳賈寶玉賈蘭問話，賈蘭將寶玉場後迷失的話并將三代陳明，大臣代為轉奏。皇上最是圣明仁德，想起賈氏功勳，命大臣查复，大臣便細細的奏明。皇上甚是憫恤，命有司將賈赦犯罪情由查案呈奏。皇上又看到海疆靖寇班師善後事宜一本，奏的是海宴河清、萬民樂業的事。皇上圣心大悅，命九卿敘功議賞，并大赦天下。賈蘭等朝臣散後拜了座師，并聽見朝內有大赦的信，便回了王夫人等。合家略有喜色，只盼寶玉回來。薛姨媽更加喜歡，便要打算贖罪。

一日，人報甄老爺同三姑爺來道喜，王夫人便命賈蘭出去接待。不多一回，賈蘭進來笑嘻嘻的回王夫人道：“太太們大喜了。甄老伯在朝內聽見有旨意，說是大老爺的罪名免了，珍大爺不但免了罪，仍襲了宁國三等世職。榮國世職仍是老爺襲了，俟丁憂服滿，仍升工部郎中。所抄家產，全行賞還。二叔的文章，皇上看了甚喜，問知元妃兄弟，北靜王還奏說人品亦好，皇上傳旨召見，眾大臣奏稱据伊侄賈蘭回稱出場時迷失，現在各

處尋訪，皇上降旨著五營各衙門用心尋訪。這旨意一下，請太太們放心，皇上這樣圣恩，再沒有找不著了。”王夫人等這纔大家稱賀，喜歡起來。只有賈環等心下著急，四處找尋巧姐。

那知巧姐隨了劉姥姥帶著平兒出了城，到了庄上，劉姥姥也不敢輕褻巧姐，便打掃上房讓給巧姐平兒住下。每日供給雖是鄉村風味，倒也洁淨。又有青兒陪著，暫且寬心。那庄上也有幾家富戶，知道劉姥姥家來了賈府姑娘，誰不來瞧，都道是天上神仙。也有送菜果的，也有送野味的，到也熱鬧。內中有個极富的人家，姓周，家財巨萬，良田千頃。只有一子，生得文雅清秀，年紀十四歲，他父母延師讀書，新近科試中了秀才。那日他母親看見了巧姐，心里羡慕，自想：“我是庄家人家，那能配得起這樣世家小姐！”呆呆的想著。劉姥姥知他心事，拉著他說：“你的心事我知道了，我給你們做個媒罷。”周媽媽笑道：“你別哄我，他們什麼人家，肯給我們庄家人么。”劉姥姥道：“說著瞧罷。”于是兩人各自走開。

劉姥姥惦記著賈府，叫板兒進城打聽，那日恰好到宁榮街，只見有好些車轎在那里。板兒便在鄰近打聽，說是：“宁榮兩府复了官，賞還抄的家產，如今府里又要起來了。只是他們的寶玉中了官，不知走到那里去了。”板兒心里喜歡，便要回去，又見好幾匹馬到來，在門前下馬。只見門上打千兒請安說：“二爺回來了，大喜！大老爺身上安了么？”那位爺笑著道：“好了。又遇恩旨，就要回來了。”還問：“那些人做什麼的？”門上回說：“是皇上派官在這里下旨意，叫人領家產。”那位爺便喜歡進去。板兒便知是賈璉了。也不用打聽，赶忙回去告訴了他外祖母。劉姥姥聽說，喜的眉開眼笑，去和巧姐兒賀喜，將板兒的話說了一遍。平兒笑說道：“可不是，虧得姥姥這樣一辦，不然姑娘也摸不著那好時候。”巧姐更自歡喜。正說著，那送賈璉信的人也回來了，說是：“姑老爺感激得很，叫我一到家快把姑娘送回去。又賞了我好幾兩銀子。”劉姥姥聽了得意，便叫人赶了兩輛車，請巧姐平兒上車。巧姐等在劉姥姥家住熟了，反是依依不舍，更有青兒哭著，恨不能留下。劉姥姥知他不忍相別，便叫青兒跟了進城，一徑直奔榮府而來。

且說賈璉先前知道賈赦病重，赶到配所，父子相見，痛哭了一場，漸漸的好起來。賈璉接著家書，知道家中的事，稟明賈赦回來，走到中途，聽得大赦，又赶了兩天，今日到家，恰遇頒賞恩旨。里面邢夫人等正愁無人接旨，雖有賈蘭，終是年輕，人報璉二爺回來，大家相見，悲喜交集，此時也不及敘話，即到前廳叩見了欽命大人。問了他父親好，說明日到內府領賞，宁國府第發交居住。眾人起身辭別，賈璉送出門去。見有幾輛屯車，

家人們不許停歇，正在吵鬧。賈璉早知道是巧姐來的車，便罵家人道：“你們這班糊涂忘八崽子，我不在家，就欺心害主，將巧姐兒都逼走了。如今人家送來，還要攔阻，必是你們和我有什麼仇么！”眾家人原怕賈璉回來不依，想來少時纔破，豈知賈璉說得更明，心下不懂，只得站著回道：“二爺出門，奴才們有病的，有告假的，都是三爺、薔大爺、芸大爺作主，不與奴才們相干。”賈璉道：“什麼混帳東西！我完了事再和你們說，快把車赶進來！”

賈璉進去見邢夫人，也不言語，轉身到了王夫人那里，跪下磕了個頭，回道：“姐兒回來了，全虧太太。環兄弟太太也不用說他了。只是芸兒這東西，他上回看家就鬧亂兒，如今我去了幾個月，便鬧到這樣。回太太的話，這种人攆了他不往來也使得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大舅子為什麼也是這樣？”賈璉道：“太太不用說，我自有道理。”正說著，彩雲等回道：“巧姐兒進來了。”見了王夫人，雖然別不多時，想起這樣逃難的景況，不免落下淚來。巧姐兒也便大哭。賈璉謝了劉姥姥。王夫人便拉他坐下，說起那日的話來。賈璉見平兒，外面不好說別的，心里感激，眼中流淚。自此賈璉心里愈敬平兒，打算等賈赦等回來要扶平兒為正。此是後話，暫且不題。

邢夫人正恐賈璉不見了巧姐，必有一番的周折，又聽見賈璉在王夫人那里，心下更是著急，便叫丫頭去打聽。回來說是巧姐兒同著劉姥姥在那里說話，邢夫人纔如夢初覺，知他們的鬼，還抱怨著王夫人“調唆我母子不和，到底是那個送信給平兒的？”正問著，只見巧姐同著劉姥姥帶了平兒，王夫人在後頭跟著進來，先把頭里的話都說在賈芸王仁身上，說：“大太太原是聽見人說，為的是好事，那里知道外頭的鬼。”邢夫人聽了，自覺羞慚。想起王夫人主意不差，心里也服。于是邢王夫人彼此心下相安。

平兒回了王夫人，帶了巧姐到寶釵那里來請安，各自提各自的苦處。又說到“皇上隆恩，咱們家該興旺起來了。想來寶二爺必回來的。”正說到這話，只見秋紋急忙來說：“襲人不好了！”不知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